

难忘的大学军训

■宁高明

1986年我考上了河南大学，那是一所古老的学府，坐落在古城开封。刚入学时，我参加了军训，这是国家第一次对大学生进行军训，科目不仅有队列训练，还有射击。我们每人发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摸到真枪，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，也圆了我童年的梦想。

军训是在学校的操场上进行的，学校的东边是古城墙，城墙与操场之间有一条小河，水边生长着密密的芦苇。那时，河南大学位于开封市的东北角，与铁塔公园仅一墙之隔，处于城市的边缘。出了城墙便是荒凉的原野，城墙上树木葳蕤，荒草萋萋，是军训最理想的场所。教官全是从部队里抽调的技术骨干，负责我们班的教官是一个排长，山东人，当过侦察兵，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。他不苟言笑，对我们很严厉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在训练场上多流汗，在战场上就会少流血。”所以，我们训练起来都热情高涨。

一开始进行的是队列训练。有些动作在小学和中学时学过，没什么新鲜感，同学们有些松懈。记得第一次列队时，班里有一个高度近视的同学，动作稍慢了一

些，教官上去就是一脚，正踹在屁股上，那个同学一趔趄，差点摔倒。这下同学们谨慎多了，也精神多了。教官再喊口令时，我们都反应得及时准确，很少有做错的。9月的开封，虽然酷暑已过，风沙却很大。刚刚收获田野，一阵风吹过，便是漫天的黄沙，卷过城墙，从操场上一掠而过，我们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里往往会钻入一些沙尘。即使眼睛被沙子磨得生疼，也不敢用手去揉，甚至连眨一下都不敢。一向生活懒散的女生也是小心翼翼的，出操时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

发枪时我们都很高兴，枪口下有一把明晃晃的刺刀，我们总想体会一下上刺刀的感觉。出于安全的考虑，教官禁止我们上刺刀。有时我们忍不住，在中间休息的时候，趁教官上厕所，我们偷偷地上。第一次上刺刀时，我竟然闹了一个笑话。我用手握住刀柄往外掰，可无论我使多大的劲也掰不开。旁边的同学偷偷地往下一拽，再往上一推就完成了，我恍然大悟。我闹的第二个笑话就是扣扳机。我们练习瞄准时，教官不许我们放空枪，可我们忍不住。再说，趴在地上一瞄就是半个小时，挺乏味的。听到旁边的同学不时扣动扳机发出轻微的撞击声，我

也试着扣，可无论使多大的劲也扣不动。旁边的同学偷偷地笑了，他轻轻地拍一拍扣扳机的地方，我才发现扳机是锁着的。

我是个近视眼，偏偏眼镜又坏了，练习瞄准时看不清目标。我们班有一位近视700度的学生，即使戴上眼镜，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。军训结束时，我们进行了实弹射击。军车将我们拉到打靶场，每人发了5发子弹。等轮到我去射击时，200米开外的靶子，我只看到一个影子，上面的环形线根本看不清。无论怎样瞄，手抖得厉害，总感觉没瞄准。站在我身后的士兵催促道：“快，时间到了。”于是我不再犹豫，便扣动了扳机。打靶结束后，我的成绩出来了，5发子弹打了42环，成绩优秀，真是大出我的意料。

射击训练在大学里开展了一年，第二年便被取消了。我很幸运，参加了国家举办的一次真枪实弹的大学军训，不仅圆了我的军旅梦，也成了我一生的骄傲。30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念念不忘。

忆海拾贝

黄昏的溪边

■刘忠全

我经常伫立在黄昏的溪边，向你低吟一支无字的歌……

我感叹你的短暂，你那空中飞舞、令人眼花缭乱的彩带，虽然曾映红我的脸，可正当我用整个生命和你合奏甜柔的谐音时，你却消失了……

你离开的时候，我静默地站着，溪水浸湿了我的裤脚，任它冷了我的心。

既然留不住你的脚步，

你就走吧，走向我目光的结尾，在海的底下，山的那边，酿成了一个甜美的梦。

我的嗓子开始沙哑，我似乎相信，我再也不能以歌者的身份走向黎明。

既然跟不上你的步履，就让我干脆停下来，永远悲哀地感叹吧！

可夜空中闪烁的星星，却固执地向我提示着黎明，提示着明天。

为了今后不再痛苦地向晨曦追悔过去，我是否该重新调整琴弦，清理好我的

嗓子，让我一路平安，以一个歌者的身份，无愧地站在黎明的风景线？

纵然想象不切实际，但在想象中陶醉，思绪不也可以自由飞翔？

我的琴还能弹响吗？我给你唱一支怎样的歌呢？

我向未来祷告：让我的生命变成一支正直的苇笛吧。

诗风雅韵